

文州诗友

19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朋诗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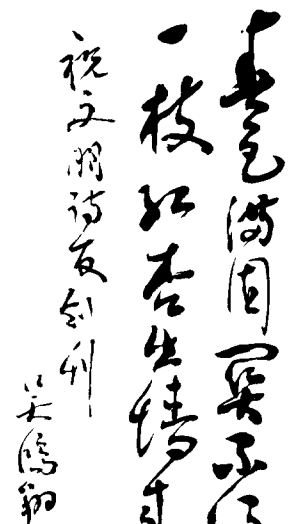


以文会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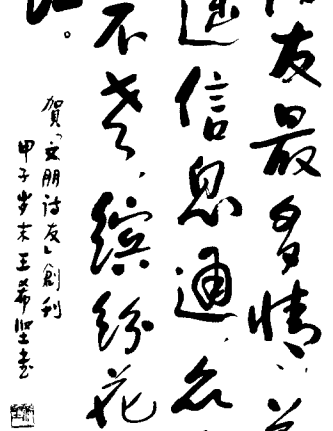


其乐无涯

上海　方景贵



太湖东山头书店　吴鸿翔



山东省文联　王希坚

作者近照



王希坚



蹇人



以雯



吴开晋



王知十



徐传芬



章亚昕



李蔚



梁慧春



韩光军



王舒



冯恩昌



韩青



陆新瑾



韩英珊



杜梨

1985年第2辑

文朋诗友

集股出版

文学文辑

名誉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公　木　　公　刘

艾　青　　田仲济

石　英　　孙昌熙

严　阵　　张一弓

罗竹风　　骆宾基

高　兰　　秦　牧

流沙河　　萧　军

雁　翼　　臧克家

责任顾问

塞　风　　冯中一

崔西璐　　吴开晋

主　编

张升明

一九八五年第二辑目录

文　苑

3　邻居（小说）　塞　人
6　“负责到底”（小说）　力　铮
8　路遇（小小说）　张艺民
9　“知音”（小小说）　刘道文
9　表（小小说）　张晓伟
10　月光下（小小说）　焦　实
10　回忆仲曦东同志（散文）　高　洁
11　云中寄语（散文）　阎纯德
12　花与刺的启示（散文）　郑黎明
13　“岱岳宝光”目睹记（散文）　张少刚
14　祭月（散文）　李耀奎
14　脚铃（散文）　连　旭
15　月亮（寓言）　于铸梁
15　狐疑（寓言）　王宜振
15　报纸拾趣（趣文）　杜　梨
16　笑话二则　韩光军
16　弄假成真（民间故事）　阮嘉明
17　○：○（小品）　邹邦正

诗　苑

18　滴血的雨花石　王知十
18　延安四题　木　斧
19　古镜篇（二首）　苗得雨
20　女人的身躯（外二首）　（智利）聂鲁达　于凤川　译
21　到海边去　石太瑞
21　雷·雨·雪颂　文　方
21　海之恋（二首）　沙　鸥
21　人呵，人　吴茂泉
21　晨描　马砚菲

编　辑　文朋诗友编辑部
出　版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　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书号10331·133

22 示儿诗 钟 光
22 柳荫道 孙少辉
22 白山黑水 韩 笑
22 收网 任海鹰
22 老牛 李老根
23 童年的脚印（散文诗三章） 王 野
23 周末，我们跳起迪斯科 姜 勇
24 爸爸，您听我说 王 渭
24 雪与森林 朱 雷
24 时间 刘日岳
24 故乡的山 王希玲
25 小巷传奇 渭 水
25 藏在心中的歌 侯 利
25 西出阳关（外一首） 李 蔚
26 春 梁慧春
26 选择（外一首） 韩 青
26 假如，我是一棵树 黄 淮
27 珊瑚林（三首） 韩英珊
27 故居（外一首） 林乐山
28 面对成熟（外一首） 刘育贤
28 小草 陈传芬
28 山乡花束（三首） 冯思昌
28 小窗（外二首） 陆新瑾
29 我心中的小枣树（外二章） 小 鸥
29 一支绿色的歌 晨 梅
29 火流星（外一首） 徐凉泉
30 大兴安岭的诗（二首） 陈佩芸
31 童谣 晓 敏
31 扫帚 小柳·行星
31 致大山 冯慧君
31 无题 黄 均

名作赏析

32 精湛的立意 雄健的笔力 王 玮
——浅析沙白的《大江东去》
33 情思绵邈 意境开阔 赵呈元
——读崔颢的《黄鹤楼》诗

习作指导

34 头发茬儿（小说） 王 抒
35 浅谈《头发茬儿》 曰 丁
36 炊烟（诗） 陈玉柱
36 读《炊烟》 苏江陵
37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了一朵小花 张仲可
——从田福的处女作《中秋月》谈起

他（她）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38 际遇·生活·创作 蔺羡璧
——马烽散记
40 把根扎进生活的土壤中 刘俊光
——记王安忆

他（她）是怎样成为诗人的？

41 朔气传金柝 章亚昕
——记朗诵诗人高兰

文学知识

43 雷同化——诗的敌人 吴开晋
44 诗文书简 杨匡汉
——把静态的美化为动态的“媚”
46 散文要抒写真情实感 郑 帆

文学动态

17 文学综述（二题） 丛 香
一、姚雪垠在新加坡谈历史小说
二、通俗文学正在崛起
17 《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开学
18 台湾文讯五则 唐 文

文朋诗友的活动

48 甘肃甘谷郭向来信
48 内蒙包头郭子光与天津以雯编著《世界女作家小传》
48 代邮（通知） 《文朋诗友》编辑部
封二 赠诗（书法） 王希坚
题词（书法） 吴鸿翔
印章（三方） 方景贵
封面设计 王悦玉
封四 征股启事 山东文艺出版社

邻居



文苑

寒人

一

“没想到，我竟遇上这样的邻居，偌大年纪，怎么专和些小家伙打交道，吵吵闹闹，又说又笑。”吴琪把手里的笔掼到桌上，叹口气：“看来我的计划要落空，这种环境，无法构思。”

他在室内踱来踱去，只要踱到窗前，看见一群红领巾娃娃正里里外外洒扫，两耳灌满歌声、笑声、邻居的称赞声，他就不禁发出抱怨：“唉！”不过这声音低弱，窗外强大的声浪，随即把它吞没。

吴琪搬来这里还不到仨月，院子宽敞，房间不多。他住三间西屋，北屋就是他的高邻——独身老人。老人身高体瘦，眼神慈祥，虽已白发苍苍，却是步履稳健，看样子六十左右。吴琪白天去学校上课，星期日和晚间还在一个业余学校教书，经常深夜才能回家，和邻居没有来往，偶而碰上也只是点点头，说声“您早”什么的。至于邻居的尊姓大名，他问也没问过，更谈不上自报姓名了。一院同居，两屋比邻，却非常陌生。现在寒假开始，吴琪打算利用这点时间写篇论文——《论〈水经注〉一书的科学贡献》，不料第一天刚开始，就被出出进进的小学生们打断了思路。他气冲冲地披上大衣，锁上房门，跑到街上。

到那里去？他毫无目的——穿过几条热闹街道，又转向海边走去。这个年平均气温十度四的城市，冬天不太冷，而今天凌厉的西北风有些令人讨厌。大海上白浪翻滚，扑打着岸边礁石，一轮红日早已升起，惨白的光线射在海面上，象无数鳞片，飘浮着，拥挤着，滚滚向前。东边小码头开出两艘机轮，还有几只帆船，大概是驶向渔场去了。

“海，我爱你吗？”吴琪站在海边，对它发问。

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准。吴琪在这个北方沿海城市已工作了四年。当初他从内地来到这里，第一次看到这浩瀚的大海，就象个孩子似的欢欣雀跃。他每天清晨都要到海边上跑步二十分钟，然后才去上班。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傍晚，只要有点闲暇，便要拉着妻子到海边呆一会儿，欣赏夕阳西下的海上风光。不料有一次，他发现大海并非经常脉脉含情，和蔼可亲，而是个喜怒无常的暴烈怪物：

一天下午，他们在海边散步。海面平静，小小的浪花，温柔地抚摸着沙滩，真是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一群海鸥快乐地掠过海面，冲向空中飞翔。吴琪沉醉在一片安详和平的境界里。突然，西北天边乌云骤起，风声呼啸，大海也汹涌怒吼，一层层巨浪扑天盖地卷来。海水淹没了沙滩，浪头盖过了礁石，他们若不是跑得快，定会教大浪卷入海中。有两只小船就被打断绳索，随浪飘浮，一只撞在岩石上四分五裂了。

这意外袭击，惊扰了吴琪的宁静，他恨恨地说：“怎么搞的？我最不喜欢疯狂的现象。”

“这是自然现象。海就是如此秉性，教地理的老师怎能忘记它！它绝不会依你的爱憎为转移。老实说，这样更能显示它的威力，你总不愿这伟大的海，一年到头软弱无力、无精打采的吧？”妻子说。

眼下，吴琪独自一人，面对大海想起妻子对他的讥诮，觉得她比自己理智，办事利落，她若在跟前多好，可她从搬来新居没待几天，就到患病的父亲身边去了，还不知哪天回来。吴琪又想，若能安下心写好那篇论文，也是个解闷的办法，偏偏老邻居又招这些孩子，环境不利……

吴琪思前想后，又归结到邻居身上：他是个干什么的？终日乐呵呵。是办课外活动站？是假期辅导班？这样可就遭了。吴琪越想越气，对着大海啐了一口。

寒假过去大半，稿纸写了不到十张。吴琪愁眉苦脸，看看日历离春节还有两天，他拿个提包，想去买点食物蔬菜过节，便离开使他烦恼的声音，向外走去。

刚到市百货公司门口，里面出来一个人：

“你是吴琪吧？”那人急忙地说。

是谁？吴琪一时想不起来，随便地“嗯”了一声。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陈桐。”陈桐！是大表哥，十几年没有见面，难道面前真是他？

“大表哥，你变得太厉害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变了吗？其实我现在很好；若在五年前，你看见我会吓跑的。"

"政策落实了？"

"去年就全部落实，党籍、工作都恢复了。"

吴琪也大略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你来这里有什么任务？"

"我要到几个工厂了解生产情况和布置调整领导班子的事。还要看望一个老前辈，同他共度除夕。"

二人又谈了些各自生活情况。吴琪把住址告诉他，请他春节去吃饭。

"什么！你住在桃源街三十二号？那么冯毅人是你的同院邻居？"

"冯毅人？"吴琪疑惑地问。

"你不知道？可他也住在三十二号呀。"

吴琪脸红了。难道那老头就是冯毅人！好象听那些小学生叫冯爷爷，可谁去注意这些闲事，谁又去问过他的名字。

陈桐看他满脸尴尬的样子，不禁叹气："你呀，已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还和过去一样。住在一个门里，连人家的姓名都不知道；象冯老那样的人，若不结识，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何况你近水楼台，比邻而居。"

吴琪被陈桐说得脸更红了，也有点糊涂：在他看来，邻居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也许是个旧知识分子，一个老小孩，而且影响他的安静，妨害他计划的完成。现在陈桐竟把老头推崇为泰山，还要陪他欢度除夕，此人有何本领？陈桐象是看透他的心思，笑着拍拍他的肩头："你不要自视很高，看不起别人……"

和陈桐的不期而遇，震动了吴琪的心弦，一路思索回到家里，连出来的目的也忘了。

二

除夕这天上午，吴琪接到妻子来信：

……父亲的病基本痊愈，只因身体虚弱，还得精心看护几天，春节一过，我就搭火车回家。

假期里实现了哪些计划？祝你成功。　岚

"就要回来了。"吴琪心中高兴，不觉说出声来。看到最后一句，又失去笑容：再过十天就要开学，那篇论文才写了三分之一，这假期计划怕又不能完成，还不是这位好邻居闹的！

下午，陈桐来了。看见冯毅人不在，便进了吴琪的屋。

陈桐看看房中陈设比较齐全、整洁，就说："你这里是现代化加古色古香。去年我来看冯老，真想调换工作，搬来和他同住。这所宅子原是他伯父的遗产，产权退还后，他只留用三间，你能住到这里，真算幸运。"

幸运，要是一个假期满院子闹烘烘地，你受得了吗？院子再好，我可不爱小孩子打扰。吴琪心里这样想，可没敢说出来，而嘴里吐出的话是："你能具体地说说他的为人吗？"

"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搬来不久，天天忙于工作，没有来往。"

陈桐坐在吴琪对面，凝视着窗外高大的桐树，那些难忘的记忆，又都出现在他面前，他说：

"一九六八年，我被送到河南的一个劳改队。我作为一个走资派，又有里通外国的头衔，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一间简陋平房，不过六个平方，共住四人，其中就有冯老。

"一天，我得知妻子因我的问题被逼死了。妻子的死给我打击太大，她为了我自杀，加上我实在受不住他们的残酷折磨，真是万念皆灰。

"一天晚上受审归来，屋里人都睡了。我坐在铺上悼念妻子的死，回想这些天的审讯。我望着屋顶上那根细梁，它能否悬住我这一百多斤？可惜太矮了，不行。出去。我还没有拉开门，一双大手按住我的肩头：'你要到哪里去？'

"是冯毅人。他没有真睡，偷偷在注视着我的举动。我粗暴地拉开他的手。

"'站住！你是个共产党员吗？你没有权利作非分的想法。'声音虽低，却很严厉。

"他们早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了，我不愿再受人格的侮辱。

"'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是决定于别人的承认，而是看他自己的行动。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自杀，最困难的是顽强地活着，纵令活的日子不多，也要活得快乐。伏契克说'他为欢乐而生，也为欢乐而死'。要光明磊落地活下去，不怕委屈，不怕虐待；要善于等待，有黑夜，就有黎明。'

"在那年代，什么怜悯、关怀、同情、帮助这样的词儿消失了，遗忘了，并且也怕它们，可他，冯老懂得它的价值、分量。他因在解放前留学日本，也有特务嫌疑，自身不保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仍要给人以教益与帮助，现在我能阅读日文书籍，也是他老先生在那苦难的岁月中教给我的。

"有一天，不知是谁在布告牌上用红粉笔大书了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恰巧它又是出现在一个劳改队员因被虐待致死的时候。这还了得，管理人员在中饭前集合全体队员，叫书写人自己出来承认。

"一个小时在等待中过去了。夏天的烈日，晒在每个人身上，又渴又饿，大汗直流，接二连三地晕过去了。在这紧张气氛中，忽然有人大声说：

'是我写的。'冯毅人走出行列。

'你，为什么写？'

'毛主席的诗，谁都可以写！'

'为什么写这两句？'

'难道这不是毛主席的诗？'

'老家伙，在这里还不老实！'

冯老因此被禁闭、被拷问了一个多月，最后没查出'同谋'，也没有找到新的罪证，才慢慢把这事搁下来。这哪里是冯老写的，他是为了解救当时

大伙的处境，当了替罪羊，真正书写的人始终没敢露面，是敢做不敢当的胆小鬼。

“七六年底，他恢复了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平反，退休回乡，今年七十四岁了。”

“七十四，”吴琪喊道，“不象，不象。”

“他还是好学的典范。去年写了一本《中国文字的前景刍议》不知何时付印。”

“他还写书！”吴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半天都是说的邻居？

室内沉默了；院子里有了嘈杂、欢乐的声音。“他回来了，人还很多。”陈桐说。

“可不是，这老先生专喜欢和孩子打交道，整个寒假孩子们成群结队……”

“走，到那屋去。”陈桐不容吴琪犹豫，拉着就走。

三

一九八三年的春节前夕，是个晴朗的日子。家家都忙着做菜备酒。离市区稍远的这条桃源街，行人冷落，连孩子们也很少到街上来了。

这时，有一个老人踽踽独行。他走出桃源街，登上海边一块礁石，向远处眺望。他没戴帽子满头白发被海风吹得有些乱，大衣的下摆也轻轻飘动。他满脸严肃虔诚，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

他仿佛又看见一个朴素端庄的少女，姗姗而来：“我随你走吧，无论是天涯地角，我都心甘情愿。”

“不行呵，我不能看着你忍饥受饿，我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并且行踪难定。”

“那么，我等你，等你归来。”

“我感激你。你可以放心，我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决不再爱另一个女性……

“多少年过去了，旧礼教逼死你年轻的生命，无情的大海吞没了你的躯体，你原谅我吧，当时我没有力量把你从恶魔手中夺回来，但我没有背叛对你的誓言”。老人遥望前方，看见那个时隐时现的少女身影，向他点头微笑。

“她会原谅我的。我们虽然遭到不幸和悲惨的结局，但也尝到初恋的幸福与甜蜜。我无限珍惜地把它埋在心底，半个世纪没有谁知道这惟一的秘密。

“冯爷爷，您在那里？我妈妈给你送饺子来了。”

“冯爷爷，快回家吧，我爸爸去看您。”

冯毅人似乎从幻梦中觉醒。天色已晚，一抹夕阳慢慢下沉，残照落到西边的海面上，浪花沉重地拍打着脚下的礁石，一群孩子跑到他的面前。

冯毅人振作精神，驱散了心上的隐痛，被孩子们围随着，喧嚷着，高兴地离开海边。

当陈桐和吴琪来到北房，男女老少已挤满宽敞的房间。初次到这屋来的吴琪，免不得要四处打量一番：这房间很大，虽然比较简单，但摆放的整齐协调，有一种整洁淡雅气氛。吴琪的目光停留在东面的墙上，那里挂一张镶着黑色镜框的周总理放大像，旁边还挂一条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法苍劲，笔态飞舞，下面只按一个鲜红的印，没有署名。吴琪被这笔好字吸引住，视线久久没有移开，一直到老人让他坐，才回过神来。

陈桐和老人寒暄一阵说：“冯老，您可不寂寞呵，这么多人来看您。”

“是呵”，老人乐哈哈地说：“没有象我晚年这样快乐的了，就不是逢年过节，这些孩子也天天来和我做伴哪。”他指指站在屋子里十几个小青年和孩子们。

“您是远路来的客人吧？您不知道，冯老先生给了我们多大的帮助。孩子们受他的教导，进步可大哪。”一个中年妇女对陈桐说。

“我的孩子去年落榜，要不是冯老给补习了一学期，今年也考不上大学，真不知怎样谢您。”

“调皮淘气的孩子，不知怎么到了冯老这里，一来二去就变成好孩子。冯老，讲讲您的秘诀吧。我这个当街道主任的可得谢您哪，您维护了街道荣誉。”

“冯老，在我碰到那些麻烦的日子，是您对我



说，‘不要看那些境遇比你好的人，要看那些境遇比你差的人’，这话救了我，忘不了啊！”

冯毅人显得惶惑不安，站起身来：“快不要这样说，我是大家中间一分子，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感谢。今晚大家来和我同度除夕，我还要谢谢大家的心意呢！让我们都来庆贺新春佳节，庆贺我国四化建设的成就，也祝愿青年们、孩子们成为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吴琪不知所措地坐在一边，看着这个妨碍他完成“计划”的人。

“冯爷爷，有人找您。”随小学生进来一个年轻的陌生人。

室内的目光一齐向来人望去。

“您是冯老？是我爷爷差我来看望您的。”

“你认识我？你爷爷是哪位？”

“我没有见过您，但听到我爷爷经常谈到您。我爷爷是郑苦生，我叫振华。”

老人起来一把拉住叫振华的年轻人：“他还活着！现在身体好吗？”眼泪顺着两颊流下来。

陈桐心里明白，一定是老人的那个老战友，才使他如此激动。忙把坐位让给郑振华：“同志，你坐。”

“不忙。”郑振华从大衣里袋掏出一封信，“爷爷令我专程来，并且限令我今天晚上到达，见到您，把信交到您的手中”。

老人激动得两手直颤，接过信又忙去找眼镜。郑振华笑着说：“不必找了，我读给您听可以吗？”

老人说：“振华，你念吧，这都是老邻居，老熟人，用不着保密。”

“毅人，亲爱的同志：

一九四七年除夕那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你把我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抢救出来，背着我渡过坚冰破碎的沂水；是你千方百计地掩护我，昼夜守在我的身边，把你刚刚伤愈后的鲜血，输给我三百毫升；最后还是你，不辞辛苦，送我跨过铁路，找到部队，参加战斗。我能活到今天，全是你赋予我的。当时你是一个地方干部，我们素不相识，你舍己为人的崇高风格，我铭记在心。

解放后，戎马匆匆，驻守远边，我再也没有见到你，天南地北，心系两地，一直到十年浩劫，却有人来了解你的历史，捏造你临阵逃脱，是党内奸细，是我的帮凶等等。是我连累了你，连累一个救命恩人。我当然明白，你不会怨我，也不会后悔。三中全会后，我托人到处查访，最后知道你冤案平反，退休乡居。我应当立即亲来会晤，不幸我已瘫痪在床，不能行动了……现特派孙子振华来向你问候，你见了他就象见到我一样，他是个好孩子。

语言表达不了我的思念，物品代表不了我的心情，我愿献上这个孩子—振华，把他留在你的身边，教育他，指导他。我虽然只有一个孙子，但还有儿子、女儿，而你，我的老友，你孤身一人呵。

请接受一个你救过的老共产党员的敬礼！

郑苦生　1983年春节除夕

室内一片寂静。冯毅人走到郑振华身边，双手抱住他的肩头，感动的说：“振华，我的好孩子，你爷爷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夺去他唯一的你。他现在是个病人，他不能没有你在眼前，何况我并非一个人。你看，”他指指屋里坐着的，站着的众人，“这多人都是我的亲人呵。”老人的泪水，簌簌下落，再也说不下去了。

突然，不知是谁带头，响起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打破了沉静感人的场面。

“吴琪，快去把你的酒拿来！”

一向有点自负的吴琪，听着，看着这晚上的一切，正在坐立不安，一听到表哥的命令，赶快跑到自己屋里，不单是酒，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拿过来。

陈桐把酒倒在一个大碗里，双手捧着走到冯毅人面前，“冯老，请您先喝一口，庆祝我们今天的团聚，庆祝您听到郑老的心声和看到他的后代。”

老人没有推辞，接过大碗喝了一口，把碗递给振华，“你代表你爷爷喝一口吧。”

掌声又响了。

墙上的挂钟，这时正敲响了十二点，外面的鞭炮声接连不断，声如春雷，灿烂光辉的春天，来到了千家万户，也来到每个人的心中。

一九八四年七月于北京（插图：崔岩）

（本文作者系76岁女友，前年74岁时爱上文学，已创作小说、散文、童话等十多篇。）

“负责到底”

力　铮

S大学院内，一胖一瘦两位中年男子斜背着两个黑亮的大公文皮包，爬上了图书馆大楼的第八层。

“怎么样，伙计？”已经停在过厅里的胖子，擦着汗，骄傲地俯视着拾级而上的瘦子。

“不行啦，你是小青年，老头赶不上啦。”瘦子手扶栏杆，喘着粗气。

“哈哈哈！”胖子嗓门宏亮，两只白胖胖的手搁在隆起的肚皮上。“胡说，我属猪的，眼看就六十了，你属鼠，你才是小青年哩！”

“你膘肥体壮啊！”瘦子已喘息着上得楼来。

“你小子挑吃挑喝！哈哈！”胖子打趣说。

瘦子没理睬他，通过明亮的大落地窗，望着窗外一群群的大学生。“咱县里没有几个考上大学的呀！这正是‘河里没鱼市上看’啊！”瘦子感慨着。

“哼，咱们在下面拼死拼活号召农民多打粮食，就是为了养活他们！”

“伙计，我看你是舌头痒痒了。快走吧！”瘦子笑着拍着伙计的肩膀，开始蠕动了。



二位终于在一摞古书堆里，把要找的人“搜”了出来。

“哎哟！您，就是魏老师吧？找得好苦啊！”胖子打着哈哈。

魏老师已五十开外。他摘掉眼镜，客气地站起身来，诧异地仔细辨认两位来访者。

“我们是Q县来的，来找您了解一下高远同志的情况。”瘦子不慌不忙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封信，公事公办地说。

魏老师看着信，自言自语：“唔——高远。”

“当年，您是他的辅导员，现在高远在我们县文化局当图书管理员。”胖子大声提醒被访者。

“对对！我知道的，快请坐！”魏老师是很了解这位勤奋而有才干的小伙子的。近一两年，他常来信向魏老师借书，并请教些问题，小伙子正在工作之余攻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已发表了三篇关于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章，颇有些生生虎气呢！魏老师扳着指头读了许多。

胖子老是搔头皮，白色的头屑，粉粉飘落在蓝色的中山服上。他终于摆了摆手，打断了魏老师的话：“好，好。高远同志的这些优点我们也都了解。我们这次来主要想请您全面谈谈（‘全面’二字，他读出了重音），譬如，还有什么缺点没有？”

“人，总要一分为二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对不？魏老师？”瘦子笑着补充着。

“缺点——”魏老师略蹙眉，“——似乎不突出。”

“不突出？不突出，总还是有嘛！”胖子高兴地向前凑了凑。

“他的缺点是——”魏老师慢言慢语，二位有些不耐烦，但还是聚精会神，捏好笔，准备记录。

“似乎是——不大喜欢锻炼身体——当然，他身体还是健康的。”魏老师认真地说。

胖子听此言，舒出了一口气，脸上堆的笑也敛了回去。

瘦子却“噗哧”一下轻轻笑了。

“关于政治方面的，有没有？”胖子严肃地问。

“政治方面的？……”魏老师严肃地思考。

“譬如说，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瘦子耐心地启发着。

“批林批孔中，我们学校倒是比较安稳的。”魏老师说。

“咱们那儿闹得可凶呢！是吧？”胖子面对瘦子说。

瘦子响应着：“是啊，这么大的运动，很难幸免啊！”

“这里，只是有一小部分人闹事。”魏老师仍然是慢吞吞的。

“噢？”二位同时抬起头来，渴望着魏老师。

“但是高远同学没有参加那一小部分人的活动。”

二位又冷了半截。

“总会受些什么影响吧？”

“那他，当时干什么呢？”

“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但比较沉稳持重，善于思考，喜欢读书。那时别的书开放不多，他对马列的书读的不少……”

“他是工农兵学员第几届？”瘦子瞅了空子问。

“第三届，七三年入校的。”

“据说工农兵学员的上、管、改，把老干部、老先生们整苦了。”胖子的语调里充满了对老干部老先生们的同情。

“这些大学生徒有虚名，没学什么东西啊！”瘦子的声音里洋溢着对工农兵学员的惋惜之情。

魏老师推了推镜框，对着胖子笑了，“工农兵学员和红卫兵还不一样，虽然他们在运动初期可能也参加过红卫兵，虽然他们进入大学之后，上面还是不断刮来这样那样的风，但这时候，大部分人对那种乱糟糟的‘革命’已经厌倦了。他们中可能有些人还对老干部、老先生们有不正确的看法，但他们并没有武斗过谁。特别是高远同学，他对先生是很尊重的，而我们中的有些干部同志的态度却不如同学。记得有一次，高远同学去向当时还没解放的冯教授请教一个历史问题，并搀扶那位老先生上楼。我们有位干部同志发现之后，马上发动同学不点名地批判什么‘崇拜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等等，使高远同学无辜地受了委屈。对此，我也有责任啊！”魏老师痛悔地摇摇头，继而又转向瘦子：

“他们的确学文化课不多，但他们是有求知的渴望的。在他们的迫切要求之下，老师们还是尽可能地开了一些课的，大部分学生总是千方百计地找书来读，丰富自己，特别是高远。听说这几年，高远同学借管理图书之便……”

“好了！这些我们都知道。”胖子有点不客气地咬断魏老师的话尾巴。

魏老师对客人的不耐烦麻木不仁，他仰头望着窗外明亮的天空，自言自语：“好在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这时候，那二位却是无精打彩不声不响呆坐着……

他们沮丧地夹起公文皮包，悄没声地来到校院幽静的一隅，在几株垂柳下停了下来。

瘦子疲倦地将脊背靠在树身上，一手揪住柳枝。“看来，高远不是‘三种人’了，那么宣传部长提成了。”

“妈的！”胖子愤愤地一屁股坐在树边一个石凳上，“现在好歹有块大学生牌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老子干了三十年的革命，才混上个科级，倒不如这小子上三年大学了！”

“哼！哼哼！”瘦子歪着嘴角，在鼻孔里哼哼地轻轻笑了两声。

“你不用笑，你干了半辈子，闹了个小局长，还是个副的，也没什么了不起！”

瘦子陷入冷静的思考，他没有去理睬胖子这些话。沉默了片刻，便认真地转向胖子，“我说，伙计。”

“什么？”胖子有气无力地抬起头。

“据说——高远和B市文联一个叫什么丁毅的女人常有书信来往，还听说高远的爱人曾为这事和高远有过口角呢。”

胖子“忽”地站起来，象发现新大陆似地“嘿嘿”地笑着，“好！好线索！”他走到瘦子跟前，“怪不得那位姓高的小子整天把头梳得光光的，皮鞋打得亮亮的呢！据说，高远的父亲就有过作风问题。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我一搭眼，就觉得高远不是个正经玩艺儿。走！伙计，到B市跑一趟，了解一下那女人是块什么货，说不定能搞出些名堂来！”

“哈哈，你真是个聪明的家伙！不过，你那种说法可不对头，”瘦子夸奖着又批评着同伴，继而又沉吟，“到B市坐火车要一天的路程啊！”他略感踌躇地捂着胸口。

“怕什么，伙计，又不让你个人掏腰包。”胖子慷慨地鼓励着伙计。

“掏腰包？唔，我个人掏腰包也不要紧，我是说我的老胃病。”瘦子思忖着，少顷又认真地自言自语，“要重才，更要重德，对同志就是要负责到底。个人有点小病算得了什么。走，伙计，到B市！”他下了决心，使劲地捋下一把嫩嫩的柳叶。

（插图：庄国良）

路　遇

张艺民

“嘀令……”，一位俊俏的姑娘，骑着辆崭新的轻型“凤凰”牌自行车，撒下一长串清脆而响亮的铃声，沿着田间绿带似的小路，一直“飞”向东海屯村。

姑娘蹬得飞快，车子一进村，只听车前“哎哟”一声，不小心正撞在一位大嫂身上。她三十来岁，身上收拾得倒也干净利落，不知心里正在想啥，出胡同口连车铃声都没听见。

本来车子撞得她并不重，可她全身“扑通”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哎哟——疼！”叫喊起来。

这一招真灵，骑车的姑娘慌了手脚，急忙撑起车子，一边连声道歉，一边弯腰去扶她：“大嫂，对不起！全怨我进村不下车才撞倒你的，你哪儿疼？说出来我送你去医院。”

大嫂并不答话，仍在地上不住声的“哎哟——疼”，可她的眼角儿一直在瞟这姑娘，心想：“活该这个有钱的主破财啦……”

她心里的“小九九”，骑车姑娘并没察觉，只顾催促：“大嫂！快上车，我推你去医院。”说着就扶她上自行车，可她只打坠，忙摆手：“不……不……俺……俺怀里有孕，伤着了当家的咋会饶俺？”这全是她信口胡诌，她以为姑娘绝不会不知道撞倒孕妇的严重性。但想不到姑娘听了竟不慌不忙，熟练地摸了摸她的脉搏和腹部，摸了一会姑娘却摇着头微微笑了，这使她大为不解，满腹狐疑地看着姑娘。她不再催她上车了，却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笔记本翻看着，问道：“大嫂，你们东海屯村，眼下只有阎金英和刘美兰二人怀着孕，你这位大嫂叫啥名字？”

这一下她慌神了，咋这姑娘对东海屯村的事这么清楚？脸刷地红了！“哎哟”喊疼声象卡了电源的机器戛然而止。呆愣了一会，张了张嘴，却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来。回心一想，不禁惊叫了一声：“哦，这不是乡里新派来的计划生育工作检查员吗？”眨眼间，她的身子象触了电，“腾”地一个鲤鱼打挺，拔腿就溜之乎也了！

（插图：于文江）



“知　音”

刘道文

他风流倜傥，她典雅端庄。他俩是经李姐介绍才相识的。李姐说他们很般配。对此，俩人颇有同感。

月色溶溶如水，清风拂面爽人。他俩交谈着，漫无目的地蹓跶着。

他很聪明，也很健谈。他向她讲爱情，讲人生，讲为人处世。迎面走过来一位衣着艳美，体态窈窕的少女。他又讲人体美、服装美。

她两耳静静地听，心却随他飞到了爪哇国。

“听李姐说你很爱文学，是吗？”他问。

“嗯。”她点了点头。

“哎呀，太巧啦！这么说来我们不仅思想、性格、理想一样，连兴趣爱好也完全相同啰！”他停住脚，直勾勾地望着对方，脸上绽出激动的笑容。

“是吗？”少女的心全然陶醉在初恋的旖旎风光之中。她为相见太晚而遗憾，更为自己不再苦觅知音而欣慰。

“我想写个中篇。如果你同意，我们合作，怎么样？”他说着向她贴近，轻轻地搂住了她那纤柔的腰肢。

她满意地笑着拨开了他的手，颤声地答：“好！我拜你为师。”习作四年，退稿如山，如今知音携手，叫她怎不激动？

“好说，好说！”他回答很爽快。



他们来到一家电影院。璀璨的霓虹灯下，一群青年人正围看着新上映的电影《雷雨》广告。

他凑上前，欣喜地拉她一把，“哎，《雷雨》看不？曹偶编的剧。”

他把禺读成偶。人们齐刷刷地向他俩投来惊疑的、略带揶揄的目光。

她只觉脸颊燥热，轻轻地扯了下他的衣袖，小声道：“是曹禺，不是曹偶。”

他不以为然，嘴一撇，“外行！连曹偶都不知道。人家是日本大名鼎鼎的编导哩！”

人们有的忍俊不禁，有的低声讪笑。

她仿佛受到莫大污辱，鄙夷地乜了眼这位举止翩翩、谈吐风雅的“知音”，头一甩，转身就走。

望着她那忿然离去的倩影，他一时竟糊涂了。一个小伙子告诉他：曹禺是我国著名作家。他才似有所悟，旋即，机灵的双眸迅速扫了眼广告，尔后紧追上她，嘿嘿一笑：“看你，我是开玩笑的。曹禺谁不知道？他的小说《家》我还读过好几遍哩！”

（插图：于文江）

表

张晓伟

她今天决心解决表的问题。

这段时间因为没表，对时间又没有准确的估计，本月迟到了三次，昨天开工资，扣了她当月奖金。十一元哪！

其实她原来有块手表，只是一个月前不走了，也说不上那儿坏了，她倒想送表店去修，可是她不知听谁说的，不认识表店的人不能去修，这会儿都承包了，搁劲儿要钱，背不住还兴把好件换喽。她尽管没有亲身体验，倒有种恐惧感，几次想去修，又不敢。

这一个月来，她一直在做思想斗争，她想买块马蹄表，可手表又怎么办？去修吧，又怕修理费太贵，那就不如干脆买马蹄表了。

因为没表所产生的后果不能不促使她采取果断措施了。

她先到了百货商店，一看马蹄表最贱的二十多元，价钱不低，犹豫了一阵，决定再到表店看看，碰碰运气。

到了表店，她一眼看见了墙上的横额：文明待客，礼貌经商。她想：你们不讹我就行。

“同志，你看我这表修修得多少钱？”

柜台里的一位老师傅接过手表。她想：坏了！岁数大的心眼多，抓住份买卖不狠要钱？

她正在犯嘀咕，老师傅把表递给了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多少钱？”她怀着一线希望，同时做出开步走的架势。

“没啥大毛病，好了。”老师傅笑笑说。

她不大相信地看看手里的表，真的走动了。这下可真坏事了，要多少钱还不人家说了算！她摆好吵架的架势。

“多钱？”

“不要钱。”

不要钱？她仔细地瞅瞅对方，不认识呀。

“这是我们的服务公约，小毛病不收费。”说完老头又指指墙上的大红纸公约。

她出了表店，脸红了，这一个月没看着准点，冤透了，特别是奖金。怨谁？都怨自己！她想。

月光下

焦　实

记不清是第几次约会了。朦胧的月光下，我和他手挽手，在静静的小街上边吃水果，边谈论着理想、人生、道德、以及将来的幸福生活……啊，醉人的月夜，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和安宁。小街上，不，整个世界上，仿佛只有我们俩在一起谈笑风生……

“芳，等一下。”我们走到一座女厕所，他突然停住了，放开我的手，急匆匆地朝厕所那边走去。

月光、路灯光交相辉映。我向前略走了几步，站在一座大广告牌下，漫不经心地扫视着上面粗大的字。

“芳，我们走吧。”不一会儿，他神色慌张地跑到我的身边。一只手上拿着一把水果刀，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圆球似的东西，两只手上都闪闪发光。

“你干什么去了？”我好奇地问。

“你看。”他指了指厕所。“我把她的车胎给放了。”

我转回头，朝那座厕所望去，只见一个姑娘站在自行车旁呆看。

“这里还有一个车铃呢。”他对我狡笑。

“你为什么要害人？”我一股怒气油然而生，真想给他一记耳光。

“害人？这叫复仇！我以前就是和这个小妞谈过恋爱的，谁知还没十天，她就和我吹了。我恨她，我爱你，我只爱你！”他猛地来抱我。

我明白了。我感到这朦胧的月光里，隐藏着一种可怕的东西。我猛地把他一推：“给我滚开！”

“嗯？怎么，你……”他惊奇地望着我。“亲爱的，我恨她，也是为了一心一意地爱你呀。”

他又来抓我的手。

“我不需要这样的爱！象你这号人，也永远得不到姑娘的爱！”我甩开他的手，紧跑几步，朝着那位推自行车的姑娘追去……

高　洁

回忆仲曦东同志

仲曦东同志与世长辞了。

惊悉噩耗，甚为突兀。因为一九八三年十月，我随济南市政协赴鲁南学习组去鲁南。第一程是乘索道兴游泰山，想不到与仲曦东同志邂逅天街。自一九四六年在烟台分手，再未见面。这天他首先认出是我，我也立即趋前问候：“仲政委，你好！”依然用我们相识时的称呼。

他紧握我的手，沉思良久，而后说：“哎呀！九死一生呀！”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把“十年”所遇，说得清清楚楚。勿须再加注释。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仅提起一边的裤角给我看。

“就是腿肿，其他尚好。”

我看他的腿确有些浮肿，除此而外，音容笑貌不减当年。谈到青年所好，谈他要写写字，并要我为他找找孟博如，为他刻刻图章。孟也是黄县人，善刻图章。我把孟在济的地址告诉他。谈话间他的爱人刘瑾琳赶了上来，要急于乘最后一次索车下山，便互相留下最新的地址，匆匆道别。万没想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仲曦东同志，性情豁达，待人热情，并有着广泛的爱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胶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工作之余常到“救亡室”与同志们一起参加文娱活动，特别喜爱京剧，常操大锣爱唱花面。一九三九年冬，沙河战役之后，部队调回胶东军区休整，白天听他为部队作形势报告，晚上由京剧团为战士演出。演出当中不知什么时候，仲政委进入乐队，操起大锣，被战士发现了，相互传告，一时之间会场活跃异常，人们的眼睛一齐扫向乐队。他整整打完了一出戏，才走下舞台坐到战士中间。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仲曦东同志对文艺、新闻工作者非常关心，平日常到文艺团体攀谈创作，战斗中关怀得更是体贴入微。一九四四年夏，我胶东部队对日伪军展开全面的军事攻势。战役首先从牟平县的水道日寇据点开始。胶东区党委抽调江风、陈伯坚、于江和我组成战地记者团，为新华社供稿。随军采访。胶东军区把我们介绍给仲曦东同志。他当时任东海军分区政委。一天傍晚，在一个村前大沙河边，举行誓师大会，司令员宣布战斗命令、战场纪律；而后是仲政委讲话。万没有想到，在他讲话的最后，特意把我

们几个人介绍给部队，并严肃地说："他们是前线记者，是用笔杆子参加战斗的，把他们交待给你们，你们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打掉一个指头也不行。"

我们听了，心里都火辣辣的，觉得说的过重了。我们分别被派到营、连指挥所，都有一名有经验的战士带我们行动，为我们安排观察点，及掩护我们活动。

攻克水道，旗开得胜。整个战役迅速依次展开，拿下儒林店，吓跑了高良据点，紧接着围攻夏雨村，这里是仲政委亲自指挥。我也跟随辗转而来。进攻之前，一切布署就绪，部队在运动中，他看我在一边赶稿子，便对他身边的一位参谋说："高要赶稿子，这里不许别人随便来，你负责安排。"回头又问我："一个半小时够吧？"我点点头。他匆匆向阵地走去。我心里一时很不平静：首长对我们记者，关怀得如此细微！

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军解放了烟台。人民切望能过安生的日子，不料一片乌云飘然而来，美军舰队在中将巴尔贝的率领下，闯进烟台港。一场激烈的保卫民族尊严、国家领土的斗争开始了，仲曦东同志当时任烟台警备部队政委，在胶东区党委、胶东军区的领导下，审时度势，英明果断，一面严密布置加强防务，教育部队如果美军强行登陆，我们就坚守领土，把它赶下海去；另一方面与胶东行署特派员于谷莺同志，在谈判桌上与美方据理力争，降服对手。几经周折、反复交锋。在一次决定性的谈判中，美舰罗克少将蛮横无理地说："我奉金盖德海军上将的命令，前来进驻烟台。"并说："我是军人，我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仲政委针锋相对地回答：

"我也是军人，我完全懂得怎样履行我的职务。我奉命警备烟台，我懂得该怎样保卫它不受侵犯，……如果你们胆敢侵占烟台，那么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全部责任。"

谈判桌上的斗争，配合海岸路上群众游行示威，美舰未敢轻举妄动。在我们公布了叶剑英参谋长的声明，并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之后，美舰只得撤离了烟台。

斗争胜利了，人民奔走相告，扬眉吐气，无不感到：我们再也不是殖民地的人民，烟台港已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机关干部、人民群众，中、小学师生，纷纷要求仲政委给他们作报告，讲谈判经过，讲革命形势。我当时在烟台作教育工作，仲政委向教育界作报告，我都到会聆听。仲政委作报告时不仅感情充沛，并富有鼓舞力量。常常是台上侃侃而谈，台下掌声如潮。经过这场斗争，我们的党和军队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仲政委也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回忆往事，犹感仍在领受仲政委的亲切教诲。

阎纯德

云中寄语

飞机起飞了。这是"空中客车"——中国民航飞向巴黎的波音747（SP）……那声音，那速度，那时代的姿容，令人难忘！

北京，还没有入睡……小学生刚刚放下做完的作业，正在收拾书包；大学生们正在图书馆的书海中探宝；学者、教授、研究者们正在耕耘被乱石野草掩盖的处女地；作家们正在构思、急书关于中国起飞的长篇巨著；夜班工人尚没有交接；啊，中国伟大蓝图的绘制者们，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讨论……

我又一次告别你了，——亲爱的北京！这一次又是远行，——还是那个迷人的国度：法兰西！

北京，你那灿烂的灯火是为我们送行的吧？节日的焰火，欢乐的人群，也组成五彩缤纷的记忆，陪伴我们远走天涯，好时时刻刻怀念母亲……

北京，我得再看看——你那不断加宽、伸延的马路，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林立的楼群，还有满街的鲜花，真诚的笑容；再听听——你起飞的呼吸节奏，和你飞跑的脚步声……

记得一九七四年一月，也是这个时辰，我第一次远离祖国——啊，正值多灾多难的祖国！为我送行的亲人、朋友和同志，他们脸上淌着泪水。我知道，那滚烫的泪水里，只含一分离愁，却有九分国忧。那时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难言的悲苦是共同的……

飞机绕了一个大弯，我趁机再一次、再一次拥抱你——北京！

……飞机在万米之上的夜色里平稳飞行，象一条遨游太空的鱼。

我关闭了那盏属于我的小灯，但并不是为了欣赏正在前仓、中仓和后仓同时放映的三场不同的西方电影，我凭着舷窗，让象从机旁滑过的流星一样的思绪，燃烧着，在时空中继续驰骋……

这一次，告别亲人、朋友、同志、同事的一刹，我几乎不能自已，是用极大的毅力来克制感情的，是用全身的力量在堵塞往外涌流的泪泉的！是的，离情别绪，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痛苦的。当我告别久居而令人留恋的小院时，那位抱着孙孙的大妈流泪了，时常与我们讨论问题的归帆失声恸哭了……我知道，为我们送行的人，心里都有一些酸楚的浪花在翻腾。握手多是无言的，那一刹，他们的眼睛，有的微红，有的湿润，而都还微笑着，却不敢大声说"再见"或"一路平安"；是的，那无声的或小声的"祝愿"里，饱含着多么深厚的炎黄子孙的手足之情！

我是肩负嘱托而远行的。那是工作、汲取，也将有开拓。

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选择。我是普通的中国人，也象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以其特有的挚着，爱母亲，爱祖国。俗话说，"儿不嫌娘丑"。

虽然，我们的“家”曾经很穷，现在也还不富。但富是人为的，是人创造的，我们不是正在创造吗？至于我们的母亲，她并不丑。所谓“丑”，完全是过去一小撮奸人恣意涂画的结果。我们的母亲是天下第一流的母亲，她贡献得最多，而索取得最少。她古老而年轻，伟大而美丽！那黄河、长江、长城是她壮丽的风彩，无数城镇和乡村，是她佩戴的富有生命的宝石。母亲是最亲的，母亲是最值得爱的。

我没有到过天堂，也没有见过天堂的模样。所谓“天堂”，我想大概是人们向往的和平、幸福生活的象征。在这个地球上，不知何处可以真正以“天堂”命名。但如果真有，那么我依然选择“母亲”，我愿终生留在她的身旁，躬耕大地，建设家乡……

747（SP）“空中客车”象飞船一样进入一个神奇的港湾，我们在阿联酋的沙加稍事停息。那是一座别具风格的迷宫般的候机厅，夜幕笼罩下，又像一座圆顶的白色古堡。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艺术潮水般扑进我的眼底，醉人的音乐将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从你思想深处翻出。我还想起那部文学名著《天方夜谭》，许多许多年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中国的孩子和成人……

我们又象阿拉伯神话中的人物，不知何时又飞入星际。星星、月亮、流光……都呈现在我的视野之中：它们或溜冰、赛跑，或挤眉弄眼，强烈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或默默地、远远地、数亿万年如一地，在那里进行着似乎没有开始，也永远没有终了的思考……据说银河星系有十万光年之宽，如果人类能以每秒二十九万九千多公里的光速来旅行，也要十万年才能走完。而宇宙中，就有十多亿这样的星系团团包围着我们小小小小的地球。面对这广袤的尚未开垦的宇宙，人类显得多么无知。至今，也只有可数的几个人，才刚刚到离我们最近最近的月球串门。要认识的世界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类还仅在属于自己的那块天地里“玩耍”，甚至愚昧地、卑鄙地你争我夺，做着一部分人压迫、奴役另一部分人的丧天害理的勾当。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是把“空间”、“财富”、“科学”、“荣誉”据为己有吗？中国人是人类的重要成员，正从历史和经验中认识现实，并把脚步高远地跨向未来。而我们呢？在这片为自己所酷爱、所钟情、古老而文明、物质尚不丰富的中华大地上，又该怎样挣脱缚绊，铲除痼疾，去做真正属于时代，属于未来的神圣事业呢？！

“空中客车”在飞行，机翼下不时掠过高山、海湾、湖泊、灯火。我旁边坐着一位中年技术工人，他不时地打断我的思索，询问一些关于国外生活的事情。他是第一次出国，属于省级冰箱考察、学习代表团。他告诉我，法国一家冰箱制造厂卖给中国了，他们一行四十余人（多属工人），要在那里考察、学习半年。坐在我前排的，又属于另一个中国的科技代表团，他们先到法国，然后还要去瑞士和西德。这些是考察，是学习，是认识，是交流，是借鉴，是友谊，既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

这次远行，是月亮与我们同行的。它像一盏银白、灰黄的路灯，一直就在“空中客车”的左旁。我想，这一定是美丽善良的嫦娥，怀着无限的乡思乡情，不惜万里奔波之苦，在为故乡的旅客照明的；直到我们飞到爱琴海角，它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而去。

我们的“空中客车”747（SP）终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停了车。喧嚣之声猛烈地撞击我的耳鼓，异样的色彩变幻着生活的旋律。啊，这是西方，这是巴黎！

1984年10月8日于巴黎

郑黎明

花与刺的启示

九月的金牛公园，暑气渐退，秋意乍露，别有一番诱人的魅力。三岁的儿子三番五次逼我带他重访他的大老虎、小猴子。

独生子女的命令，一般是要坚决执行的。看着儿子远远跑在前面，我不免产生了一股自豪感——到底是我的儿子！

不料，没等我从自我陶醉中解脱出来，便听到了儿子的哭声和尖叫声：

“打你，打你！坏！”

我赶紧追上去，只见他站在一丛果实累累的酸枣树前，挥舞着小拳头，小手里还捏着一颗酸枣，胳膊上却被酸枣刺划出一条长长的血印。

我跟他说，那上面有刺，不能动。他愤怒地跺着脚，表示抗议，却也终于没敢再动手。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当我们走到环绕公园的小河边时，他突然又尖叫起来：

“大红花！爸爸，大红花！”

我四下看了看，并没发现有什么花。

“在那儿，那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远远的河对岸，确有一片火红的美人蕉开放在花圃中。他的小手指，迎着阳光，上面还挂着一颗晶莹的血珠呢。

这时再看他的脸上，虽然泪痕犹在，神色却霎时光彩起来。

哦，我心里不由得一动：花就是这样地讨人喜欢，刺就是那样地令人嫌弃。恐怕，就是那酸枣刺不扎他的手，他也不会为看到一丛带刺的灌木而欢呼的。

我坐在已经开始发黄的草地上，眼睛虽然还企图监视着雀跃的儿子，思绪却溜远了。

是呀，花，这个美好的字眼，自古以来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注入过情思，诱发过灵感；又曾被多少痴男怨女赋于过生气，寄托过希望。“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中，就曾用桃花繁盛的美景来象征新婚家庭的美满和顺。“一川松竹任横斜。有人家，被云遮。雪后疏梅，时见两三花。”宋朝著名词人辛弃疾用两三红梅描绘雪后山中人家，又是何等的情景交融！人们高兴了，说是“心花怒放”；幸福了，说是“花

好月圆”；痛苦愁闷呢，又有了“黛玉葬花”的故事。总之，这花的含意几乎被延伸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什么“泪花”、“浪花”、“石油花”，应有尽有，用处大得很，谁都喜欢用它。

刺呢？无论是酸枣刺，蒺藜刺，槐树刺，荆棘刺，乃至仙人掌刺，它们的共同特点，说恭维点，是朴实无华；说刻薄点，简直是一无可取之处。难看还在其次，它们还能扎人，谁又喜欢挨扎？至于谈到赞美刺的词章诗篇，即使有，也是凤毛鳞角，稀罕得很。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反正我举不出。

花美，是真情；花香，是实情；种花的多，这是人之常情。刺丑，是真情；扎人，是实情，种刺的少，也是人之常情。

看看在草地上玩耍的儿子，他手里的酸枣早已被一种叫不上名字来的小黄花所代替，他的好恶是很明显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花与刺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了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只说好听的话、恭维的话、吹捧的话，精通“关系学”，比做“种花”；把说实在的话、劝阻的话、批评的话，不怕得罪人比做种刺；认为前者是“聪明人”，后者是“傻瓜”；认为应该“多种花”，“少种刺”。

这比喻是很形象的。如果认真考证起来，甚至还可以发现它有相当久深的历史渊源。先前，帝王赏赐臣僚，说是“皇恩浩荡”，这种收买人心的做法，说明皇帝也懂得“种花”的妙处；平民告状，先得给衙门送礼，所谓“官不打送礼的”，这种买通关节的做法，又是一种形式的“种花”。今天的“种花学”之所以发展成一整套系统的、完整的“关系学”，大约与古时的谬种流传很有些关系。瞧，“唯唯诺诺好处多，吃吃喝喝朋友多，吹吹拍拍门路多，拉拉扯扯选票多”，这现代的“种花术”不是已经很有些伪科学的味道了吗？

然而，古往今来，虽说种花者多，种刺者少，但刺却从来没绝迹过。你只要看那山前山后、峭壁悬崖，万千年来荆棘丛生，就可以悟到，这个世界大约总有“刺”存在的道理。山火一起，野草荆棘一片枯焦，但春天一到，满山遍野又是一片郁郁葱葱！引申到人类社会，想那古时朝廷的“谏官”，大概就是专管“种刺”的。虽然谏章不中上意，被砍了不知多少冤枉头颅，却总有那不惧死的人继续谏奏，使历来的皇帝老儿也不得不怯谏官三分。如今的纪律检查干部，也好似专门种刺之人，谁敢违法乱纪，他便要去刺上一刺。看来这世上只要有丑恶在，就得有“种刺”人在。

我想，现时种花的人少点不妨，种刺的人却万万不可没有。除了专司种刺之职的，自告奋勇的也是多多益善。试想若是缺了这些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岂不是肆无忌惮，愈刮愈盛了吗？正如农家院里，如果没有了用酸枣荆棘扎起的篱笆，又何以抵挡那些偷食的鸡豕？

不错，花是富贵艳丽的象征，刺是蒲质柳姿的代表。但事物都有两重性，所谓“物极必反”是也。如果拿花当钓饵，去沽名钓誉，或是把花当贡品，去投机钻营，那花就成了腐蚀剂。如果面对不正之风而勇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或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坚持实事求是，铁面无私，那刺也就成了栋梁材。

这些道理并不多么深奥，多数人实际上心明如镜，洞若观火，不至于象缺乏思维能力的小孩子那样天真，只是缺乏勇气去实践罢了。

“爸爸，太阳公公快落山了！”

儿子的呼唤，使我猛地从遐想中回到现实。只见他高高举着一束小花向我跑来。当然，那里面只有花，没有刺。落日的余辉斜照在嫩手软握的野花上，何止是美，还富有诗意。我不希望人们象孩子那样对待刺，却希望人们象孩子那样去用花。只有这样，花才会永远是美丽的。

张少刚

“岱岳宝光”目睹记

泰山极顶看日出，早已名闻天下。岂知这五岳之尊还有不亚于此的另一奇观——“岱岳宝光”。

“宝光”又名“佛光”，科学上称作“辐光”。在四川省的峨眉山上经常可以看到它，但是在山东的泰山顶上出现这种光，却是百年难遇的罕事。民间传说，“岱岳宝光”是泰山神“显灵”，谁能见到，谁就是大福之人。

不曾设想，笔者竟有幸成为这“大福”之人。

1984年12月12日，我和几位同志乘缆车游览泰山，开始时十分扫兴。这天上午整个泰山被浓浓的云雾裹住，放眼四周白茫茫一片，什么“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等，通通感受不到。直到中午，才觉得冷雾渐渐散开。瞬时间，太阳撒下万道金光，晃得人们睁不开眼。此时，我们正踏着冰雪，爬上“观鲁台”。

眼前是一片云海，望不到边际。云层蠕动着，象波浪翻滚，间或一阵强风掠过，“海”面上便腾起一股股烟雾，恰似冲天惊涛喷溅出的飞沫。这壮景一下子廓清了满腔的郁闷，令我们一个个连连击节叫绝。

真正值得叫绝的还在后头。

看过“前海”，绕过一块巨石，我又去看“后海”。“前海动，后海静”，那里又是一番情趣。蓦地，觉得眼前有些异常。细看那“日观峰”方向，缓缓升起一团白雾，白雾中神话般的出现一个由红、黄、青、蓝、紫各种颜色组成的光环。光环的直径

大约有二米半到三米的样子，中间虚明若镜，十分静谧，使人联想到那里一定存在着一个虚无飘渺的幻境。更为玄妙的是，光环正中还有一个人的身影……马上我就意识到，那是我的身影，因为我动一动，他也动一动，我举手致意，他也同样回礼，甚至我晃晃脑袋，他也照做不二。我心中一阵狂喜，禁不住向同游者呼叫："快来看'宝光佛影'！"人们围拢过来，有北京的，有河南的，当然也有山东的，总共八、九个人，一起都进入"宝光"之中。任何一个人，要想知道光环中哪个影子是自己，只要招招手，立即就认出来了。据说峨眉山上的"宝光"，直径只有一米半左右，每个光圈里只容得下一个人的身影，而且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里的"宝光"，把我们这些人都包了进去，使每个人都能看到全体的影子，真是美妙绝伦。北京姑娘小陈兴奋得直说："我们太有福气了！"河南的老朱则激动得连声口颂佛号："阿弥陀佛！"家住泰安城、曾上百次登上泰山的老赵同志也说，真是奇缘。原来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岱岳宝光"。又是民间传说，若干年前曾有几位见到"宝光"的人，后来都成了神仙……

刚才缓缓升起的那一团白雾，此时又缓缓散去，五彩光环悄然隐去，我们也回到了现实世界。从"宝光"出现到消逝，我们这些人总共当了大约三分钟的"神仙"。看看腕上的表，此时在午后一点五十分左右。

少时，山前的云海升腾而起，重新将泰山袖于雾笼之中。我们带着得见"佛光"的十二分满足，踏上归途。

祭月

李耀奎

挂满丝瓜老藤的花格窗外，蝉儿叫残了。几声吱吱，惊得我心颤。我走向郊野，见一抹夕阳挂上树梢，款款将坠。

一片晚霞，浸染了远处的村落，袅袅紫烟一缕一缕，撩起了我的乡思……

每逢佳节倍思亲。孩提时，中秋的暮晚，我常坐门前的石阶上，望着夕阳缓缓沉下西天，等待一轮银月从东天冉冉升起。焦念之中，夜幕悄悄拢合了。忽然，从那东老河堤上月亮怯怯地爬了上来，弯弯地象少女的眉毛，渐渐变得又大又圆，多么惬意啊！

正在这时，家家在小院当央，对着月亮放一张圆桌，摆上月饼、西瓜、石榴儿，那么虔诚，就差没点起香火了。等到月亮爬上了树梢，那桌上的供品，才可去吃的。

这已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这夜，我上心地操办了一桌酒席，等家人早早归来。可是，月亮已升起老高老高，还迟迟不见他们的影子。等急了，我便先在阳台上，安放一几一凳，端了几个小碟，对月亮举杯，然后自斟自饮开了。

我兴致正浓，竟忘了酒量。几杯下肚，小风一吹，有些天旋地转，醉眼朦胧了。凝望满月，明晃晃地悬在眼前。此刻月亮已移到中天，愈显得明亮起来。我在遐想中过了很久。当再举杯时，杯已空了，起身四顾，悄然无声，家人仍未归来。恍忽中，我忽然发现在那闪闪灯火处，仿佛机器前有人操作。呵，原来是国庆节快到了，难怪人们正在为献礼而忙碌。蓦地我心里一热，收拾好残盏，锁了房门，踏着月色朝明天走去……

脚铃

连旭

妈妈，你还记得那副脚铃，那儿时曾在我双脚上叮嗒作响的脚铃吗？

一岁时，你把那银光闪闪的脚铃戴在我光溜溜的脚上。我用胖胖的小脚搓着，踢着，从你的怀抱飞出一支生命之初的欢歌。你微笑着，用甜甜的吻给了我最好的奖赏。

两岁时，你教我人生的第一步，远远地向我张开双臂，温柔而坚定地说："过来，走过来，乖孩子。"

我颤巍巍地、蹒跚着向你走去，双脚上奏出一支颤动的歌，它告诉我第一步的艰难。

"好！就一步了，乖乖。"

我用出全部力气，终于扑进了你的怀抱，我幸福地哭了。你用双手紧紧地搂住我，从你的嘴里飞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三岁时，我戴着它奔跑、跳跃，象那自由的马儿，尽情地驰骋。风儿把这欢快的铃声送到你的耳旁，你会心地笑了。你常自豪地说："哦，我那自由的小鸟，要飞了。去吧，勇敢点！"

……

如今，我还常常想起你站在树下，向我远远地凝视着。妈妈，你看，那大路上奔驰的千里马，它这激动的铃声伴着蹄儿多么扣人心弦，可是——，那铃儿是你系上的，你还记得吗？

月　亮（寓言）

王宜振

你这贪婪的小树，你向夜空伸出你的手臂，想要些什么呢？

想要那遨去半边的小铜锣似的月亮么？当你闭上眼睛又睁开的时候，那月亮已经走进你的臂里了！

你会说："我怎么一点也没有触摸到呢？"

当你睁开眼睛瞧她时，她在你臂弯里躺着呢！当你伸出大手要触摸她时，她便微笑着逃开了！她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孩子，一个喜欢同你快乐地嬉戏的孩子；

你这贪婪的池塘，你向夜空静静地张望，想要些什么呢？

想要那星空垂下的象小金钩似的月亮么？当你闭上眼睛又睁开的时候，那月亮已经扑进你的怀里了！

你会说："我怎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呢？"

当你睁开眼睛瞧她时，她在同小鱼、小虾快乐地嬉戏呢！当你用宽大的胸脯触摸她时，她便微笑着逃开了！她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孩子，一个喜欢同你快乐地嬉戏的孩子；

你这贪婪的小姑娘，你坐在窗前凝神思索，想要些什么呢？

想要那没有把儿的象你割草用的小镰刀似的月亮么？当你闭上眼睛又睁开的时候，那月亮已经站在你的窗前了！

她用眼睛向你问好，同你亲切地交谈；

你提出让她做小鸡，你来做老鹰，她竟愉快地答应了！当你伸出双臂要捉她时，她便微笑着逃开了！当你不再去捉她，她又站在你的窗前了！她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孩子，一个喜欢同你快乐地嬉戏的孩子；

月亮，你是怎样一个淘气的活泼的孩子呀！

狐　疑（寓言）

杜　梨

狐狸从雾霭弥漫的山口外走来，迎面遇上一头黄牛，狐狸盯住黄牛那滚瓜溜圆的肚皮寻思了一阵，不放心地问道："老兄，你在山口外干了什么呢？"

黄牛这才发现了狐狸，和气地答道："我吗？从那边的草坪上回来。"

"唔！……"狐狸惊觉地又问："我用草绳拴了只山鸡，存放在山口外的那棵枯树洞里，莫不是已经填进了你的肚皮？"

"不，"黄牛坦然地回答："别误会，我一向是只吃青草，从来不稀罕肉食。"狐狸心里嘀咕：狡猾的东西，装得可真象！天下哪有放着鲜肉不吃，偏要吃青草的傻瓜呢？

黄牛满以为已经打消了狐狸的怀疑，迹心坦荡地正要朝前走去，狐狸却诡秘地邀请黄牛陪它到草坪上散步。黄牛宽厚地答应了。它俩一直走近了那棵枯树，还听不到山鸡啼叫。狐狸判断：我的山鸡肯定是被黄牛吃掉了。到这会儿，它还装模作样，若无其事！

正当黄牛泰然自若地朝前迈步的时候，狐狸却在盘算着如何在黄牛身上下口了。突然，随着一声啼叫，有只山鸡从一座崖头上振翅高飞，拖着一条绳索，向山那边的丛林里隐去。

黄牛说："你指的就是这只山鸡吧？我可不曾遇上它。"

狐狸转念一想，于是，怨自己把问题考虑得太简单了。山鸡虽然可口，黄牛已经吃饱了肚皮，当然装不下了，这才故意把我的山鸡放掉了。这个狡猾的家伙，心里的鬼点子可真多呀！当狐狸气势汹汹地质问黄牛时，黄牛笑道："老弟，象我这么大的块头，怎么能钻进树洞去逮山鸡吃呢！"

"那就问你自己吧，"狐狸认真而又自信地说："因为只有你这狡猾的家伙，才能想出别人不可能想到的鬼点子。"

报纸拾趣（趣文）

于铸梁

当今世界上的报纸，都是用铅字印刷的，可是巴基斯坦的乌尔都文《战斗报》，却是用手写印刷的。该报共有12个版面，发行50多万份，由30位"卡提布"（缮写员）为文字版写出各种笔酣墨饱、遒劲苍健的文字，为广告版绘出各种神采奕奕、千姿百态的图文并茂的画稿。一份十几万字的报纸，体态一律，宛自出于一人之手，叹为观止。

报纸都是大人们办的，可是我国有一份发行15多万份的《小主人报》，却是由孩子们办的。该报共有40余名编辑、记者，最大年龄14岁，最小年龄7岁，平均年龄不到12岁。有个代主编叫沈忍，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